



流星曳击

LIU XING YE JI

(台湾)
黄 容
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90244093

流星曳击

LIU XING YE JI



新木兰花传奇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星曳击/黄 容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1.4

(新木兰花传奇·奇幻新系)

ISBN 7-5354-2181-4

I.流…

II.黄…

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4853 号

责任编辑:黄汉兴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贺 凯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湖北地矿印业有限公司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6.625 插页:3

版次: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00 千字 印数:1—6000 册

I·1658 定价:12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《新木兰花传奇》

序 幕

中东地区的干季，阳光酷热而毒辣。

原本代表生机与希望的骄阳，在此却变成了挥舞死亡旗帜的炎神。

这是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首府，这座历史悠久的沙漠之城，在现代建筑的烘托下，展现出一种特殊的热闹和繁荣。

近年来，在该国总统萨都拉明快的强势作风领导下，X城已经成为阿拉伯国家中新兴的先进之都，于国际之中的地位，也越发地具有影响力。

总统府官邸。萨都拉站在二楼办公室的窗户前，微低着头，神情愉快地详阅着手中一份请柬。

这份请柬飘散着一缕极淡但是气味极为特殊的幽兰清香。请柬素雅的样式毫不出奇，它之所以能令萨都拉的心神如此愉悦，全是因为柬内那朵外紫内白的木兰花立体浮雕。

这朵造型别致的木兰花代表着一个人，一个足

以让萨都拉终生怀念的女人。

“为答谢诸友支持及襄助‘木兰花基金会’之成立，谨定于九月八日（华人中秋节）假‘兰园’举行庆祝基金会成立酒会，届时并公开介绍本基金会所属专员，甚盼阁下不吝拨冗参加……”

萨都拉念念有词地低喃着请柬内容，随后抬起头，露出一抹深邃的笑容，以夹杂着感叹和怀念的声音，轻柔低沉道：“木兰花、木兰花，终于又能再见到你了！”

在萨都拉接到这封以“木兰花基金会”为名所发出的请柬的同时，有六百多封同样的请柬，正送达全球各地其他收件人手中……

1

坐落夏威夷山腰别墅社区中的“兰园”，在邻居们的心目中，主人不可能和他们在社会地位及生活品质上，是同一层次的人。因为，这个社区里所住之人，非富即贵，俱是当地名流，每一栋别墅占地从数百坪至千余坪不等，家家户户设备奢华，有大小游泳池，甚或是小型跑马场，一点也不稀奇。

唯独“兰园”，非但占地面积为社区中最小，房子的位置，又在社区道路的尽头，倚山而建，造型是欧洲常见的双层式花园洋房——那种中产阶级就能住得起的格局；而且，居然连维护别墅安全的保安公司都没有雇用，更甭提其他别墅时常举行的豪华派对、狂欢之宴，在“兰园”根本不曾出现过。

如此光景的“兰园”，在当地媲美“比佛利”之称的“鸿禧山庄”社区里，岂有不备受冷眼、揶揄之理。

可是，今晚“兰园”一改往常的冷清，打从黄昏开始，便陆续有客人到来；看来，“兰园”终于举行了首次的宴会。

今天社区其他住户惊讶的是，这些前来参加宴会的客人们，身分地位显然非比寻常：来者有不少人拥有私人护卫或贴身保镖。还有，这些客人几乎都是乘坐高级“劳斯莱斯”到访，那一排由“兰园”门口往山下停去的车队里面“宾士”已算是最逊的车种；更有数十位贵客是搭乘直升机而来，此起彼落的螺旋桨呼啸声，热闹了小小的“兰园”，也激起了社区名流们的好奇。

这些邻居们立刻派出仆人打探消息，想知道那么不起眼的“兰园”，到底都请了些什么客人，竟能摆出如此阔气的排场。

消息传回，来宾有石油出产国的总统、有来自印度的土著酋长、有欧洲某王室代表，有美国、新加坡的富豪，有日本某财团的主人、有……

大多国际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纷纷前来，反而使得当地的警、政、军、商各界知名之士成了这次酒会的配角。

这项消息震惊了“兰园”的邻居们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如果那些前来“兰园”参加宴会的当地要人，都还只是配角的话，那么自己能否算得上是三流人物，还尚待斟酌，难怪自己连受邀请的资格都没有。可笑的是，过去他们居然一直自以为是地嘲

笑着“兰园”主人的身分，不合他们的气派。

能够结交如此之多的国际权贵，“兰园”主人应该是个知名之士。

这些社区邻居颇为懊恼地眺望着“兰园”，后悔自己未曾多多巴结巴结“兰园”中神秘的主人，以致失去了参与这次酒会的荣幸。

他们开始渴望知道，“兰园”的主人究竟是谁？

已届中年的高翔，英俊依旧，身材依旧，只是风度更加优雅稳健，言行举止也更具成熟男人的高贵气质。

这种自然散放的魅力，不由自主地吸引了在场无数贵妇的目光，只是，当这些贵妇们热情的眼光，瞥见高翔臂弯中所挽那温柔婉约的女主人时，全都心甘情愿地收敛，只发出一阵由衷的赞叹！

一袭丝质纯黑的晚礼服，包裹着木兰花玲珑有致的身躯，梳成髻的头发高高耸起，露出她线条优美的颈项，时间对木兰花是仁慈的，非但未曾在她身上、脸上留下岁月的痕迹，反而更增添了她的娇艳动人的魅力。

过去担任警局机密工作室主任的高翔，如今已是国家警察总部的高级督察，依然继续他打击罪犯的工作。

木兰花，依旧还是自由之身的木兰花，仍然不愿意受到公职的束缚。但是，在犯罪案件日渐高科

技化与智慧化的今日，木兰花拗不过诸多友人的劝说与支持，成立了一个基金会，训练三名资格极佳的年轻晚辈接替自己，在新时代中，继续为维护多数善良百姓的安危，对抗邪恶与罪犯。

这个基金会是由过去受过木兰花帮助的各国人士所共同发起，这些人有的有钱，有的有权，他们或者彼此并不相识，但是，因为对木兰花纯洁无私的牺牲奉献，有着同样深刻的感怀与崇敬，是以出钱出力促成这个“木兰花基金会”顺利诞生。

原本，木兰花说什么也不肯答应基金会以自己的名字命名，因为她认为那样太过于夸炫和招摇，但是，最后她还是被说服了，理由是：如果“木兰花”这个名字能够令企图犯罪之徒，有所犹豫，有所顾忌的话，或者可以减少些犯罪案件，如此便不应该拒绝使用这个具有威慑作用的名字。

说服木兰花的人是前任警局最高负责人方局长，如今方局长也已经自警界退休，但是他却自愿担任“木兰花基金会”的长期义工，依然为保护善良民众的安全而默默地付出。

时间渐晚，西方天际最后一抹余晖亦已逝去。

“兰园”的大宅里外和露天花园之中，随处可见人影。来的人不少，或者该说，凡是接到邀请的人，除非有极为特殊的事故，没有人愿意错过今晚这场聚会的。

“木兰花基金会”这次发出了六百多份邀请函，来的包括侍卫与随从已逾千人。“兰园”三百余坪的空间，要容纳这么多的宾客，今晚的“兰园”算得上是拥挤而热闹的。

好在来参加这次酒会的人，都是国际知名之士，这些人的气质风度均为上上之流，尽管大众心情如此激昂、兴奋，会场却听不到大声喧哗、吵嚷，四周气氛极为融洽，客人浅颦轻笑，轻松地交谈与周旋。

参加这样的盛会，享受如此愉悦的气氛，尽管人多，仍是件令人觉得愉快的事。

当然，要让这么多人感到舒适、愉快，做主人的可得费点精神安排。

木兰花在“猫熊先生”提供的咨询中，精心挑选出一家对于举办大型豪华宴会极具经验的专办宴会公司，来负责此次的庆祝酒会。

这位机器人第二代的“猫熊先生”，除了在“兰园”中尽职地做看管家的职司，还担任了“兰园”的安全工作。

宴会公司所来的男侍与女侍，穿戴着鲜明整齐的礼服各司其职，他们穿梭于贵客之间提供服务。

宴会公司的负责人史密斯女士一面留心宴会进行中的各项细节，一边对站在自己身旁的“兰园”管家——“猫熊先生”，愉快地笑道：“今晚这场宴会可是本公司自成立以来，经历过的最大场面。不



光是与会的各界人士都是国际间的重量级人物，就连现场人数之多，也是别的宴会所难以比拟的，依我看，今晚在场人员的总数，恐怕已经超过一千大关了吧！？”

“猫熊先生”微微转动头部，似在倾听与思考，接着，一个属于电脑扬声器的声音，不带任何感情地响起：“今晚受邀人士 624 人——亲临现场者 624 人——王室或总统所属亲卫队成员 197 人——各财团政要所属保镖及佣兵 251 人——宴会专办公司是 29 人——因此在场人员总数——包括基金会所属人士共计 1105 人——”

史密斯女士瞟了一眼这位“管家”，不由得笑道：“哇！你算得可真清楚，如果我也有个像你一样的管家帮我记账，国税局大概就不会一天到晚找我麻烦了！”

“计算精确是‘猫熊二号’的责任——”“熊猫先生”毫无平仄地回答：“应付国税局可找会计师——猫熊二号系统中没有媒体申报的部分——”

史密斯女士无奈地翻了个白眼，哭笑不得地咕哝道：“电脑就是电脑，当然实际。”

说穿了，“猫熊先生”其实是当今高科技下的时髦产物——智慧型机器人，它之所以称为“二号”，是因为它的操作系统直接与兰园电脑控制中心的主机连线，可接受主电脑的遥控指挥。

他能说话，只是在他电脑语言文库中因对话而



产生的感应，排列出语言字句，再由扬声器传出声音而已。

方才，“猫熊二号”轻微的转头动作，其实是正以它具有摄影与扫描功能的双眼，在记录并侦查酒会上的一切活动细节。

“猫熊二号”那双黑白分明的镜头式大眼睛，正是他命名之由来。

此时，天色已全黑。

“兰园”庭院里那些造型雅致的精美艺术立灯，早在电脑自动控制之下大放光明。乐师们演奏着典雅的乐曲，现场沉浸在悠然愉悦的气氛中。

经过这段时间的交际，与会的嘉宾们渐渐消除了彼此之间的生疏和距离，人声笑语越见热闹，宴会渐入高潮。

已到了“一枝花”年龄的穆秀珍，冲动且大而化之的个性依然未变。

她拉着自己的老公朝木兰花夫妇所在的位置大步行来，人还隔着老远，她已经性急地扯起嗓门嚷嚷道：“兰花姐，那三个丫头怎么还没到？”

木兰花抬腕看了看表，尚未回话，一阵重型机车特有的引擎咆哮声，仿佛代替木兰花开口回答般，自社区道路彼端呼啸着直向“兰园”方向杀来，引起众多保镖人物的注意和警戒。

一辆黑色的 SRX600 型机车在千余双眼睛的注视下，无所忌惮地冲过“兰园”大门，毫不减速地

直闯露天会场，诸多“大人物”身边的保镖群立刻大感紧张。

他们本能反应地闪身挡在自家主子身前，簇拥的人墙更突显某些客人非凡的身分。

这辆重型机车疾驶而来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引擎声令在场来宾感到紧张与诧异。

重型机车驶抵小路尽头，和闯入时一样突兀地倏然刹车，瞬间停住。机车前轮正好停在小路的最后一块花岗岩板上，既未超过石板，也未留下多余间隙，充分表现出机车骑士高超的控车技术。

不过，现场那些体格魁梧的保镖们，可没有人有心情欣赏这位骑士绝妙的车技，毕竟来人的出现在过于唐突，更令他们不安的是，车上骑士虽然拥有一副玲珑有致、凹凸分明的魔鬼身材，但却是一身黑色皮衣、皮裤，外加一串叮当作响的金属饰链装扮，十足飙车族的酷妹造型，经验告诉他们，会做如此打扮的人，就算是女人，也必定“辣”得教人无法招架。

四名保镖代表开始微微移动，企图不动声色地逼近机车骑士。

机车骑士仿佛毫无所觉地打出脚架停车、熄火，帅气已极地旋身下车，摘除掩盖了真面目的全罩式安全帽。

霎时，一张美丽又带着狂野气息的天使面孔，令无数人两眼一亮。这个看来不过双十年华的艳美

骑士，似笑非笑地扫视着向自己移动的保镖，她那种看穿对方行动的眼神，令这四名保镖不由得谨慎万分地停下脚步，但两腿已开始不自觉地打起哆嗦。

这位飞妹抿抿嘴角，抬起手顺了顺挑染成紫色，还撒着金色亮粉的俏丽短发，以清脆洪亮的声音，冷酷的声音向全场喊道：“这是打劫，请各位将你们最贵重的珠宝交出来。”

顿时，全场惊愣！

木兰花更是哭笑不得地瞪着眼前的飞女，连自己现在要做的事都忘了。

穆秀珍却是吃惊得瞠目结舌，怔然地直盯着这位“不速之客”。

高翔似是难以忍受地伸出大手捂住眼睛，发出一声像是呻吟的咕哝。

身材壮硕的四名保镖互相交换着眼神，取得默契准备伺机而动。

就在这时，一辆银辉闪耀的“林宝坚妮”迅捷地驶入“兰园”大门。车子尚在滑行，海鸥式车门已经升起，显然正是为接应飞女的打劫而来……

众保镖乍见对方居然还有后援，不禁大感紧张，难怪眼前这个小飞女胆敢如此肆无忌惮，长趋直入前来挑战鼎鼎有名的“东方三侠”。

最靠近飞女的四名保镖在紧张气氛的压迫下，习惯性不经大脑思考，立即勇猛地闪身出击，擒拿

嚷着要打劫的小太妹。

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跑车里，一个穿着女式西装，头发短得酷似男孩，拥有模特儿般修长双腿的年轻女郎，喝问着从跑车的座位上一跃而出，冲向凶神恶煞般的四名保镖。

几乎同时，那位早有所备的酷妹，笑嘻嘻地朝后倒跃，身手利落地避开突袭。

长腿女郎垫步抢入，正好递补上酷妹退让出来的间隙。只见她猝然出手——劈掌、回旋、侧踢、撞肘——瞬间摆平四名妄动的魁梧大汉！

场上一片惊呼，其余保镖护卫见状，立刻探手入怀，拔枪相向。

长腿女郎和小太妹霎时被数百支自动武器指住。

“别开枪！”木兰花连忙高声阻止。

跑车的驾驶刚刚下车，越过车顶，她看清情况之后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以银铃般的嗓音，冷静问道：“小燕子，这次你又干了什么好事？”

小太妹耸耸肩，身上的金属饰品叮当作响。

她极为无辜地摊摊双手：“我什么也没做，动手开扁的人是亚珍。”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长腿女郎莫名其妙地嚷嚷着。

在场宾客看清楚正在发话的那位女驾驶的容貌

时，有人已经露出会心而又了然的微笑。

这位“劫匪”的同伙，轻撩着披肩的长发，不经意流露出温婉动人的气质，她那张美丽的脸庞，简直就是木兰花年轻时的翻版。

木兰花身边的穆秀珍早已抱着肚子笑翻了天。

原本以手捂眼的高翔，此时正捂着自己的嘴巴，却仍然抑不住呵呵的笑声。

被称为“亚珍”的长腿女郎双手大刺刺地往腰上一插，冲着穆秀珍皱眉问道：“老妈，你到底在笑什么？这些人干吗拿枪指着我们？”

穆秀珍的老公云四风哭笑不得地摇着头，叹道：“女儿呀！你若不改改这种先行动、后思考的冲动个性，迟早要吃大亏。”

直到此时，全场的客人差不多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。

木兰花好气又好笑地瞪了仍在偷笑的高翔一眼，这才优雅地开口介绍：“各位，请容我向你们引见，‘木兰花基金会’的三位专员……”

她抬手比向倚着车顶，含笑而立的长发美人，温和道：“那是小女，高筱兰。”

“大家都叫我小兰花。”

高筱兰大方地挥挥手，盈盈笑语。她那种优雅纤柔的模样，令人很难把她与艰巨、危险之类工作联想在一起。

不过，只要想想过去木兰花出生入死的一切所